

生逢其時

潘惠森

該從何說起呢？

1993至2012年，我服務於香港新域劇團。由於工作需要，我平均每年為劇團寫一個劇本。寫著寫著，十九年很快過去。舞台光影像流水，一去不回，留下的，是劇團朋友間偶爾被提起的一些劇名，每次聽到，恍似漣漪乍現。乍現得比較多的，可能是「昆蟲系列」。

系列式創作是我當時為新域劇團制定的一個發展策略，嘗試集中資源，以聚焦和深耕作法，為劇團建立藝術路向。為甚麼是「昆蟲」？「昆蟲系列」第一部是《雞春咁大隻甲由兩頭岳》，寫於1997年，我在此劇首演的場刊上，曾為這個系列下了一個註腳，不妨抄錄下來，為今天的讀者作個交代：

喧鬧的鑼鼓漸漸遠去。也許，我們可以安靜下來，傾聽一下島上的足音吧。人

潮中，總有幾個的步伐是那麼輕，發出的聲音是那麼微弱，但卻充滿生命的韌力，如昆蟲般活著。既然喧鬧的鑼鼓不再，就讓我們清一清喉嚨，講幾個昆蟲

的故事吧。

關鍵是1997。我們「生逢其時」，親歷「後九七」歷史巨輪碾過亞洲金融風暴現場。對我來說，那是一個極其詭異的場景，人們的生活和情緒起了微妙變化，甚至有點魔幻沉味。現在回想，我是不自覺地，通過寫劇本來記錄那段時期變化中的人情物理——當然，只是，也只能是，從個人觸覺出發，撿拾散落在生活縫隙中的一鱗半爪。

「甲由」是粵語，即蟑螂。蟑螂之後，順序是1998年的《螞蟻上樹》，1999年的《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》，2000年的《螳螂捕蟬》和2001年的《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》，一共五部，剛好從二十世紀跨進二十一世紀，這個系列就告一段落。五年不算很長，但也足夠我摸著石頭過了一條小河。河水有點急，石頭也頗滑；跌倒與爬起的經驗寶貴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沒有被河水沖走。

曾經有人告訴我，蜘蛛有八隻腳，因此不是昆蟲。我才不管呢！寫劇本又不是搞生物學。我覺得是，牠就是，不然我還寫甚麼劇本？大家的現實生活都挺委屈的；在創作上，就別跟我計較昆蟲應該有幾隻腳了。寫劇本給我最大的快感是可以任性。想罵的，我罵了；該點讚的，我點了；心嚮往之的，我也嚮了。這就夠了，我的要求不高嘛。

關於這些劇本，我沒有太多可以說的了。

最後，我必須記下這一筆：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高級講師（編劇及劇場構作）潘詩韻女士率先發起這個出版計劃；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總經理陳國慧女士迅速應和；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助理教授于善祿博士隔海加持；香港藝術發展局慷慨資助；評論家林克歡博士和張秉權博士賜予鴻文；鄧菲爾、王昊然、司文和吳天琳諸君幫忙普通話版翻譯；楊寶霖女士、郭嘉棋女士、汪瑜菁女士、許書惠女士精密校對；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務處出版中心聯合出版……他們的厚愛，讓拙作得以結集成冊，我衷心感謝！

最後的最後：我把是項出版計劃所得稿費／版稅，全部捐給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，用來成立一個支持劇本創作的種子基金。希望您會支持。

謝謝！

2020年9月25日